

q i a o y i j i e j
巧艺

j i a z h i d e s h i d a i y o u x
绝技

价值的时代游戏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僧格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六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第六集)

丛书总主编/祁庆富

系列主编/郝苏民

系列副主编/僧格

巧艺·绝技:价值的时代游戏

刘秋芝 张佩成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巧艺·绝技:价值的时代游戏/刘秋芝,张佩成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8

(人类学·民族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

ISBN 978-7-81108-586-0

I. 巧… II. ①刘…②张… III. 民间工艺—研究报告—中国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760 号

巧艺·绝技:价值的时代游戏

作 者 刘秋芝 张佩成

责任编辑 覃录辉

策划编辑 沙 平

装帧设计 张日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2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数 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586-0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

——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郝苏民

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前在“十年动乱”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在全中国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虽也有过一个运行时间很短的“研究室”，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新中国初期，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相关专业经过“院系调整”后迁到西北民院的蒙古、藏、维吾尔语文教学，整合为“语文系”，完全成为解决民族语文翻译急需的性质，而非民族学专业。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

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类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十年动乱”、“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和教育者们既是一个极大鼓舞，也确实促使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一个认真反思：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所谓“红色政权”及其造反派们一举“砸碎”、撤销这所新中国首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时，其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肆意妄为，竟是那样地顺利得逞！曾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师生们为什么竟是毫无理性抗争，亦无正义反对？……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应该视为当时本院民族学人、教育工作者与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痛定思痛的一个学术心愿和忠诚民族教育的初步圆梦！

然而，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却能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大学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第一桶金后，便产生了连锁效应，吸引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们为之心动。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经费短缺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而此直接涉及到教师们工作量、课时、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一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那时我们却还在该不该调进某人、该谁来办某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念，在那时还无法“理直气壮”地进入所有负责人的指挥头脑。自然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十年动乱”已耗费多少年华，而之后，难道还要空待大好时机这般

流失？事到此时，方知为这等“文化大革命”须付历史代价之了得；方知真正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知识的缺失于民族高校的创办、经营关系的重要性何等至关！然而，必须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之患今后仍须渐次从各方一一在高校显出……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其时，一是全国先行者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一些领导认同，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几次整合的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了原本满怀希望的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系）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2001年7月26—8月4日，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借教育部为北大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在西北重镇兰州与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及西北民大合作举办了全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培养西北各民族此类专业的研究人才。费老亲临民大为我系揭牌，并在开幕式和研讨会作《民族生存与发展》、《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的主题讲演和讨论中的“插话”；还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专题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的教学。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7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34名学生，已毕业者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了文化部、科技部“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我们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

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生的教学都在有序地进行和不断改进完善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如北大的马戎、王铭铭、邱泽奇，中央民大的杨圣敏、祁庆富，香港中大的陈志明，人大的郑杭生，辽大的乌丙安，南大的刘迎胜，北师大的刘铁梁、董晓萍、万建中……），在大开局面中曲折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安徽、山西、山东，甚至东北、西南各地。

同时，在物质条件极其不足的状态下，我们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 CSSCI 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敬重名流爱新秀”，“学术面前皆平等”的一块公正平台。我刊帮助各高校不少素不相识的本专业硕、博士生成全他们学位论文的问世；我们也帮助不少高校本专业多无个人关系的教师为晋职而难以发表的论文及时刊出，为专业队伍的形成，尽了我们一份责任。

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感悟到：虽无理由更改已显成果

的途径，但此路子离幸得历届某些领导认同的事实，会常有不断的苦恼和艰辛！好在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探索，仍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性学术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辈代表人物费孝通、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一度誉为中国民俗学人才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到边陲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事实使我们欣然！

不久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地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教学研究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管理。历来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均衡、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对学科去、存、“凝练”？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皆为专业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然而并非全是教育内行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大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不了多大决定性的作用？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各高校的个性、特性或优势发展，合力如何形成？是高校的主人们来认同、推动，抑或是高校领导集团或一把手来运动高校群众？一时还看不清楚。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本人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文化的大范围，但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实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有可能抓学科建设的专

业内行领导人，对它了解或是否感兴趣会成为它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吧……

当然，杞人忧天也大可不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真理名言，还是无可置疑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本界所认同过；“有无必要”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万机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生活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心同此理吧！

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衍、领导们的结合而春风满面，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社会广大民众和莘莘学子了。

本系列之一，曾为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之三、之四共三集经本学院文化（苏依拉）博士努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由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

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

现在为系列之五、之六、之七、之八共四集由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君子们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做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代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理解、呵护、支持、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同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诸位了！

除已经鸣谢者之外，他们还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毛公宁、马麒麟、谢玉杰、金雅声、杨圣敏、马戎、王铭铭、祁庆富、覃录辉、沙平、马国柱、僧格、文化等诸位先生；此外，满珂、马忠才、王淑婕、那贞婷、曹玉杰、刘秋芝、王淑英、佟格勒格等硕、博士同学们。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5 年 12 月岁末
2007 年元月修订

* 注：此篇是作者为《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丛书所写的序言

目 录

系列总序·····	郝苏民(1)
风筝与俗民生活	
——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个案·····	刘秋芝(1)
鲁锦中的民俗观念	
——以山东鄞城鲁锦为个案 ·····	郜冬萍(50)
民间美术创作、传承中适应机制的运作与体现	
——以河北蔚县民间剪纸为例·····	戴嘉艳(101)
西安回族商业饮食民俗现状调查与研究	
——以莲湖区回坊清真饮食街为例·····	闫新艳(146)
保安腰刀生产与销售民俗现状考察研究	
——以甘肃省积石山县保安三庄为个案·····	张佩成(182)

风筝与俗民生活

——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个案

刘秋芝

前 言

一、选题背景和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因此，学术界要求对非物质文化进行研究保护的呼声十分强烈。民间传统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遂成为保护抢救的重要对象。本人曾有志于山东民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因为那里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是我的家乡，便于从主位的视角对民俗事象进行分析研究，而且，作为民俗学专业的学生所受的专门训练又能够使本人理智地采用客观研究方法。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决定把毕业论文锁定在潍坊风筝上，原因有三：1. 世界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风筝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中国是风筝的故乡。潍坊是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又是“世界风筝之都”，潍坊风筝自成一派，享誉海内外，必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2. 风筝自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不但未被历史淘汰，反而历久弥新，发展为一系统学问，一定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定与它的俗民及其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部联系。3. 从搜集的文献资料看，目前对风筝的关注与研究都集中在制作工艺、放飞技术等方面，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尚未看到。本人试图从民俗学的视角，综合运用民俗学、

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潍坊风筝与俗民生活的密切联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希望在探讨风筝的人文价值和民俗功用方面做一次尝试性的实践。

正是基于上述对潍坊风筝民俗文化的思考与关注，本人选择以“风筝与俗民生活——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个案”为题，力图在研究潍坊风筝民俗文化的同时，为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创新与再利用做出有益探索。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丰富又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潍坊风筝作为民间工艺民俗的一个因子，就好比是非物质文化这个大海洋中的一滴水，它的历史变迁必然遵循所有民俗文化进化的规律。因而，笔者考察这一课题的目的和意义是：第一，开拓民俗学视野下风筝研究的新领域，探讨风筝与俗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试图将风筝文化的研究纵深推进；第二，通过实地调查，较全面地分析、描述潍坊风筝文化的民俗功用及人文价值，且以风筝文化研究为契机，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探讨民间工艺、游艺民俗在现代和未来社会的功用与走向，从民俗文化保存、民俗文转移到民俗文化创新，思考经济发展与文化升华的关系及其紧迫性，对弘扬民族优秀民俗文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国家期刊数据库、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和本院系资料室以及本人田野作业所得。从目前搜集掌握的资料看，有关风筝的专著不少，主要有《风筝的学问》（郑金兰著，学林出版

社, 1989年12月第1版)、《风筝》(柴茂智著, 北京出版社, 1991年7月第1版)、《风筝的传说》(柴茂智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年4月第1版)、《风筝制作》(韩春圃、柴茂智、曲立秀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年1月第1版)、《风筝的制作与放飞》(柴茂智、刘忠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9年2月第1版)、《风筝制作与指导》(冷世祥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1版)、《扎制风筝与放风筝》(窦邃编著, 金盾出版社, 2000年7月第1版)、《风筝荟萃》(刘忠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年2月第1版)等等。一方面, 这些著作大都集中在风筝的制作工艺和放飞技巧上, 写得细致入微, 对风筝制作技术和放飞技巧大有帮助。另一方面把风筝仅仅作为“死”的工艺作品, 而很少当作“活”的民俗物来研究。尽管如此, 上述资料仍然是笔者探寻潍坊风筝深层民俗内涵的宝贵资料来源和基本理论基础。笔者希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田野作业实际和独立思考, 对潍坊风筝做出民俗学学科意义上的科学的、深入的分析研究。

四、田野作业的过程

笔者于2004年7月20日至8月21日到山东潍坊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田野作业, 其间运用的方法主要是深入访谈法、个别访问法、观察与参与观察、文献法和问题表格等。整个过程分两个阶段: (1) 7月20日—8月10日。主要在潍坊市调查, 调查地点和单位有潍坊市文化馆、风筝博物馆、国际风筝协会、风筝文化交流会、风筝放飞场、十笏园(风筝市场街)。调查访问风筝文化机构的有关领导、人员, 设计问题格、问卷, 列调查表, 从整体上了解潍坊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文化渊源和人文气质; 深度访谈俗民群体的社会地位、角色、职业、文化程度以及观念心理; 搜集、记录各种文献资料、口承语言民俗, 如民间

传说、故事、艺诀艺谚等；购买和获赠风筝书刊《风筝的传说》、《潍坊简史》、《风筝》、《风筝》（期刊），等等。（2）8月10日—8月21日，在杨家埠调查杨家埠民俗大观园、风筝厂、风筝店铺，访问风筝世家及其传人，主要是个别访问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杨洪伟就是笔者深度访谈的一位女性风筝传人，她继承的是祖父、潍坊风筝大家杨同科的基业，不仅扎功、画功、糊功好，还极富传统文化内涵。访问结束时，杨女士还将其亲自扎制的风筝慷慨地送给笔者。整个过程是苦中有乐，笔者做了大量的访谈笔记，拍摄了6卷照片，并获赠20世纪80年代的宝贵照片和5只精制漂亮的风筝。所有这些都是笔者研究风筝并成功完成论文写作的基础。

风筝与俗民生活概述

一、中国风筝的起源及潍坊风筝的历史变迁

1. 中国风筝的起源

风筝文化包括风筝的制作工艺与放风筝习俗，它几乎是全世界共享的民俗文化，而风筝的故乡却在中国，最早的风筝产生于中国，这已是世界上公认的看法。中国风筝的萌芽首先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大地上，《韩非子·外储说》载，墨翟（公元前478—392）居鲁山（今山东青州一带），“斫木为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① 墨子精心制作的“木鸢”，可能就是中国制造风筝的最早尝试。后来，《墨子·鲁问篇》又说，墨子的学生鲁班根据老师的设想制成一只竹子的“木鸢”，在空中成功飞翔了三天之久^②，这只“木鸢”可视为我国风筝的萌芽状态。关于风

^{①②}王进龙：《风筝历史探源》，转引自《风筝学问》，郑金兰主编，学林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箏是怎样发明的，还有三种说法：^③（1）斗笠、树叶说。斗笠是产生于人类由采集渔猎向农业耕作过渡时期的防雨防暑的器具，类似现今的草帽。传说一位老农的斗笠偶尔被大风刮起，他奋力急追，猛然抓住了斗笠的绳带，而斗笠却好像故意与他捉迷藏、逗乐一样在空中飘舞，煞是好看。老农自觉好玩，趣味无穷，就经常性地放斗笠。他周围的人们见到后也都觉得有乐趣，便竞相模仿，结果，这一活动逐渐被俗民接受并演变为后来和当今的放风筝风俗习惯。树叶说认为放风筝是古人对自然界风卷树叶漫天飞舞自然现象的模仿。（2）帆船、帐篷说。前者认为，风筝是仿照帆借助风力带动舟船前行的原理扎制而成的；后者把风筝的起源归于我国北方大风掀动帐篷情形的启示。（3）飞鸟说。该学说从风筝的命名、形状、结构及图案等方面思考其起源。历史上的风筝最初曾以飞鸟“鹞”、“鹊”、“鸢”等命名，风筝在高空放飞时的状态与飞鸟展翅翱翔的情态十分相似，加之古人多有对鸟类的崇拜，一些研究风筝的专家学者便推测风筝很可能就是早期人类对飞鸟的模拟创造。总结以上三种学说，笔者认为，风筝是我国先民在社会生活中对自然事物或现象观察、模拟并加以创造的结果，就如语言、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通常被解说为对自然社会现象模仿的产物一样，模仿说是解释风筝起源的较为合理的学说。依照墨子与鲁班师徒二人首创风筝的史载和传说，无论是师傅的“木鹞”，还是徒弟的“竹鹊”显然都深受飞鸟的启迪。也就是说，风筝是精英人物或特殊人物模拟随风舞动的自然事物或现象，借助自身的聪明才智和灵感突发创制成的、凭藉风力飞动的“类似物”，因为符合和满足大多数人娱乐与游戏的需要，就在广大俗民中流传、传播开来。因此说，个人加集体再创造是各种民俗象项形成的主要原因。

③ 柴茂智：《风筝》，北京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